



诗话二则

赵京战(北京)

诗词中的“纠结情怀”

感情如彩虹,是多姿多彩的,“纠结情怀”就是其中独具特色一种感情方式。“纠结”是一种缠绵悱恻、辗转反侧的纠缠,是一种欲求不得、欲罢不能的选择。在这种纠缠和选择中,展现出那种摆不脱、挣不掉的千丝万缕千缠万绕的深刻感情状态。诗是抒情的。这种纠结之情也是最动人心魄的一种感情,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——“纠结美”。

首先从《诗经》中,我们就窥见了这种感情的表达。《关雎》中写道:“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,辗转反侧。”夜不成眠,翻来覆去,千回百转,情何以堪?这种“纠结”,若非身临其境,是很难体会到个中滋味的。

唐·张籍《秋思》写道:“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,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家书中已经说了“意万重”,还恐怕“说不尽”,送信的人刚要出发,又把信要回,拆开来再看看。由于不放心,造成封了又拆、拆了又封,心中纠结,何以释怀?感情的缠绵,真是百回千转。

元·姚燹《凭栏人·寄征衣》中写道:

“欲寄君衣君不还,不寄君衣君又寒。寄与不寄间,妾身千万难。”给你寄去征衣,又怕你吃饱穿暖不想家了;不给你寄吧,又怕你受寒挨冻。寄还是不寄呢?真叫我为难啊!这篇曲子,是写纠结情怀的典型样板。到底寄了没寄呢?当然是寄了。一个军人的媳妇,有着这样的深沉的爱,她怎能不寄呢?

五代·李煜是写“愁”的高手,他把纠结情怀写到了极致。他在《虞美人》中写道: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?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诗人的纠结真是到了“断肠”的程度,完全摆脱了诗词的常规结构的顺序,第一句写现实,第二句写往事;第三句返回现实,第四句又跳回往事。在现实与往事之间,大尺度的来回跳跃。不管怎么跳跃腾挪,摆不脱、挣不掉的还是纠结的愁肠。读者注意,诗里的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句,只是比喻“愁”的“长度”,连绵不断,无休无止,就像一江春水。而不是说“愁”的“弯曲度”,像江水一样,是直条条的,是无曲无弯的。上文的



来回跳跃,不正是由于“愁”的百回千折所造成的吗?

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,也有反映纠结情怀的诗作。杜福贞《滑竿工》就是一例。诗人写道:“力尽不停争客源,养家糊口赖双肩。遇兹惻隐生心底,是就是推两犯难。”这是诗人在游山时的真实遭遇。看着那些筋疲力尽仍在前来争揽客源的滑竿工,诗人心生惻隐,纠结犯难:自非老弱病残,怎能坐他们的滑竿呢?他们养家糊口一钱难挣,怎好推脱他们的生意呢?这真是叫人“两犯难”啊!通过这种纠结情怀,透露出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观察和反思。

纠结情怀,它是一种审美的独特形式——“纠结美”。读者在感情的纠结中,去感悟体会感情的深沉复杂,去品味感情的细腻和缠绕。读者心灵的道德的审美共鸣,是千丝万缕的缠绵悱恻,实现了感情的典型化和深刻化。

直笔与曲笔

为诗如为文,有时要用直笔,有时要用曲笔。直笔开门见山,通达晓畅。状物不蔓不枝;抒情不弯不绕,如快人快语,直达胸臆,读后有淋漓尽致的畅快。曲笔曲径通幽,委婉曲折。状物侧面下笔,偏处着色;抒情千回百转,如一波三折,回环激荡,读后余音袅袅,绕梁三日。有时曲直交错,虚实相生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,非拘于一法也。

杜甫《石壕吏》的结尾“天明登前途,独与老翁别。”便是曲笔的典范。“逾墙走”的老翁回来了没有?“急应河阳役,犹得备晨炊”的老妇是否被抓走了?作者不作直接回答,而是用“独与老翁别”曲笔作答。试想,如果直接回答,一是没有必要,二是趣味大减。不直接说破,把回忆和推理留给读者,把巨大的心灵创伤传递给读者,

让读者把卷沉思,痛楚叠加不已,真是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。

李清照《如梦令》“知否。知否。应是绿肥红瘦。”试想,“卷帘人”是现场亲眼所见,这还能看错吗?一夜的风雨,就“绿肥红瘦”了?变化有那么快那么大吗?那不是真的“绿肥红瘦”,二是诗人的心情使然。作者用“应是”一词,那就是说应该是这样,不一定真的是这样。作者的感情情绪,渲染渗透于海棠花树,产生了“绿肥红瘦”的曲笔,成就了这一千古名句。

瓦桥关故址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城西南,地当冀中大湖白洋淀之北,拒马河之南,与益津关和淤口关,合称“三关”(即杨六郎所镇守之三关)。三关早已不存,无遗迹可考,去瓦桥关凭吊怀古,怎么下笔呢?我们看杨逸明《瓦桥关》是如何用曲笔妙手回春的:“一行人立雨潺潺。齐向村翁指处看。超市左边餐馆右,当年雄矗瓦桥关。”诗人使用曲笔,以虚通实,化虚为实,虽然未见一砖一瓦,却让读者想象到了瓦桥关当年的风采。曲笔是诗人点石成金、起死回生的法宝。

曲笔带来诗趣,趣浓于酒,令人一唱三叹。杜甫《客至》:“舍南舍北皆春水,但见群鸥日日来。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盘餐市远无兼味,樽酒家贫只旧醅。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馀杯。”既写“客至”,却不让“客”露面,自始至终不见“客”的影子。全篇皆用曲笔,却写的活灵活现,趣味盎然。杜甫是善用曲笔的语言大师。他的绝句《赠汪伦》,只闻其声,不见其人,曲笔舒意,远胜万言。

笔者才拙,虽欲效法,尝试描摹,难登堂奥。曾试用曲笔作绝句一首如下。《双河果园樱桃》:“不言红紫不言娇,圆润晶莹一例抛。凤目龙珠人用遍,如何教我写樱桃?”行文至此,谨缀于后。其中得失优劣,与读者共同研讨勉励之,庶几免于效颦之讥。



每期一诗

水调歌头·西施故里

李文朝(北京)



久慕沉鱼美，今到浣纱江。花容神像端坐，玉貌映荷塘。本是农家少女，卷入诸侯争霸，社稷勇担当。一去姑苏地，千古盛名扬。

越王计，吴宫恨，是非长。兴亡数定，何事偏要怨红妆。毕竟将身许国，度外个人荣辱，侠骨伴柔肠。绝代佳人殿，故里永流芳。

【作者简介】 李文朝，山东梁山县人。1948年生，1968年参政，后携笔从戎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原主任，少将军衔。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，《中华诗词》杂志社社长，中华诗词文化学院院长，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，著有诗词集《古枝新蕾》、《戎雅春秋》、《李文朝将军诗词选集》，诗文集《新闻行知录》、《李文朝诗词诗论选》等。

【沈利斌导读】 西施故里在诸暨市城南苎萝山下，浣纱江畔。后人为纪念西施，在苎萝山下修建西施殿，后屡兴屡废，现西施殿于1990年落成，殿中塑有西施像。

全词以传说起笔，从历史到今日，思接千载，用语凝练、流丽，转换自然。又通过西施像自然点出西施平凡又不凡一生，夹叙夹议，句句蕴情其中。“卷入”一词，看似平平，却有着对封建社会底层女子无法逃离战争的同情，而“勇担当”一语，则更能看出作者对西施胆色的赞赏。上结似对非对，用语简洁。因这段历史家喻户晓，便一笔带过。过片三字流水对，既承上结，又自然过度到对西施的评述。元代陆辅之在《词旨》中说，“制词须布置停匀，血脉贯

穿，过片不可断意，如常山之蛇，救首救尾。”此词结构即合此论。后面化用罗隐诗意，反对“红颜祸水”的论调，但立意较罗隐更进一步，给西施以“以身许国”、“侠骨柔肠”的评价，道常人之未道。作者用当代眼光评述历史，肯定了历史中女性的伟大，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。到此，作者又笔势一收，结句回到词题，以西施殿收笔，写当地百姓对西施的喜爱之情，既落笔于当代现实，又有美好寄寓，非常适合留赠诸暨诗友。作者从水起兴，又从水结语，全词亦如行云流水，气韵生动。更难得全词明白如话，语简意丰，达雅俗共赏之境界，更是可品可诵。明代谢榛《四溟诗话》言“凡作近体，诵要好，听要好，观要好，讲要好。”于词更是如此。

作者此词虽题为“西施故里”，但非写景之词，实乃咏史怀古之作。写此类诗词，更忌人云亦云，与前人寄意雷同，以有新意新论为佳，但也须切时切地。“凡怀古诗，须上下千古，包罗浑含，出新奇以正大之域，融议论于神韵之中，则气韵雄壮，情文相生，有我有人，意不竭而识自见，始非史论一派。”（清·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）作者此词即兴而就，却能有此意味，得一唱三叹之妙，真乃捷才。

